

目 录

前言	1
一、原始社会时期	3
1. 原始公社的形成	3
2. 原始公社制度的高度发展	8
3. 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原始的奴隶制度	14
二、封建主义时期	20
1. 12 世纪末期封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20
(1) 封建关系的形成	20
(2) 大摩拉维亚帝国	24
(3) 10 至 12 世纪的捷克国家和斯洛伐克	27
(4) 10 至 12 世纪的文化	32
2. 13 和 14 世纪封建社会的繁荣	35
(1) 经济和社会的变化	31
(2) 封建君主政体的巩固	38
(3) 13 和 14 世纪的文化	41
3. 胡斯革命运动	44
(1) 人民反抗潮流的开端	44
(2) 1419 至 1422 年胡斯革命运动的高涨	50
(3) 1422 至 1434 年 胡斯信徒的民族防御斗争	55
(4) 胡斯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	58
4. 从胡斯革命运动末期到三十年战争爆发时期的社会斗争	59
(1) 里旁战役后反动派的进攻和人民对反动派的反抗	59
(2)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经济—社会的变化及其后果	66
(3) 多民族哈布斯堡王朝的产生和宗教改革的开始	71

(4) 胡斯运动以后时期的文化发展	76
5. 白山战役以后时期被奴役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	81
(1) 1618 至 1620 年间捷克反哈布斯堡的起义	81
(2) 三十年战争及其后果	85
(3) 三十年战争以后的阶级斗争	90
(4) 行会制度的瓦解和手工工场的发展	93
(5) 专制集权制	95
(6) 1775 年的农奴大起义和农奴制的废除	99
(7) 1650 至 1781 年时期的文化	102
6.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和民族复兴	105
(1) 农业中的进步和工业革命的开始	105
(2) 1781 至 1848 年间新的社会阶级的产生和人民群众的 阶级斗争	109
(3)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族复兴	112
(4) 民族复兴时期的文化	116
三、资本主义时期	121
1. 1848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 1849 至 1867 年资产阶 级政权的巩固	121
(1) 1848 年布拉格六月起义前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革命 运动	121
(2) 布拉格起义失败后革命运动的低潮和一八四八年 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	127
(3) 1849 至 1867 年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社会	132
(4) 1848 至 1867 年时期捷克和斯洛伐克文化的发展	140
2. 70 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始	144
(1) 1868 至 1889 年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	144
(2) 1889 年前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149
(3) 70 和 80 年代的资产阶级政策	157
(4) 70 和 80 年代的文化生活	160

8. 帝国主义的开始以及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争取国	
家独立的斗争	166
(1) 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特征	166
(2) 在争取人民基本民主权利斗争时期工人运动的高涨	170
(3) 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和争取捷克斯洛伐克国	
家独立的斗争	180
(4) 1890 至 1918 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文化	189
4. 1918 至 1938 年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	195
(1) 1918 至 1920 年革命无产阶级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国	
家性质的斗争	195
(2)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在资产阶级统治	
暂时巩固时期的斗争	200
(3) 1930 至 1934 年的经济危机和反对法西斯、保卫共	
和国的斗争	213
(4) 1918 至 1938 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文化	227
5. 1938 至 1945 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	234
(1) 捷克斯洛伐克受法西斯德国的奴役	234
(2)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以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	
族解放斗争的高涨	246
(3)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起义和苏联军队解放捷克斯	
洛伐克	256
四、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269
1. 民族民主革命及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269
2.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282

前 言

这部著作的目的，是把当代对我们民族历史研究的成果粗略地介绍给广大读者。无论是作品的篇幅和构思，还是资料的使用及其表达方式，都是从这个意图考虑的。我力图扼要地描绘从史前到现代我国历史合乎规律的连贯发展的主要特点。我认为，首先要指出，昨天和今天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更深刻地理解当代伟大变革的必要前提。我在阐述我国历史时，力求把握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完整性和统一性，同时保持把我国历史理解为两个平等的兄弟民族的历史。这两个民族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他们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进行过共同的斗争，现在又在共同建设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两个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史实，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我们祖国的历史看成是一个统一整体的历史。因此，我认为在这部简史中没有必要把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历史按单独的章节分别进行编写，即使是在某些发展时期，这两个民族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史、他们的劳动史以及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史，是编写历史的主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劳动群众的阶级斗争，是我在选择资料时的根本出发点。但是，与此同时，我丝毫也没有忽略其他的社会因素。因为不了解它们，也就不能完全了解各个历史时期。在各个章节中，在注意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同时，我还力求注意物质和精神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并强调在最重要的科学艺术领域中，捷克和斯洛伐克历史上所创造的全部进步的文化遗产。从这些角

度出发，书中也选择了一些插图(中文版省去插图——译者)，这有助于对文字材料的形象说明。

在这部著作的写作过程中，许多同志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和意见，给了我帮助，对此，我有责任向他们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科学院院士杨·菲利普、副教授拉迪斯拉夫·霍萨克博士、副教授弗兰蒂谢克·库特纳尔博士以及查理士大学哲学院捷克斯洛伐克历史和档案学教研室的讲师弗兰蒂谢克·切尔温卡博士和兹德涅克·乌尔班博士，他们帮助我选择了本书各章节中的基本史料，编写了本书的节录本，作为普通学校十二年级的试用教科书，并在不久前由国家出版社出版。查理士大学哲学院捷克斯洛伐克历史和档案学教研室的讲师约瑟夫·佩特拉尼和伊日·斯沃博达，参加了插图的收集工作，还有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阿列纳·佩特拉尼奥娃，也承担了草图附件和人名录的编纂工作。在选择和提供插图、地图方面，我们得到了许多科学研究所、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画廊等单位以及这些单位的科学和专业工作人员的有成效的热忱帮助，作者对他们也致以诚挚的谢意。

一、原始社会时期

1. 原始公社的形成

在大约有 20 万年历史的地质层中,发现了今天捷克斯洛伐克土地上有类定居的最早痕迹。从目前发现的关于有人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居住的最古老的证据时期算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欧洲的气候多次逐渐地发生了变化,所有动植物发展的条件随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许多自然因素的影响,长期的冰河期与气候多半比今天更暖一些的间冰期轮换交替着。当然,气候的变化只是逐步的,因为每一个冰河期和间冰期都持续了若干万年。

但是,即使是在冰层遍布整个欧洲北半部的最大冰冻时期,我们国家也未曾被冰河连续覆盖过。我们只是在边境山区的一些部位,发现了洪积层冰封的地质痕迹。在冰冻时期,我们国家的外貌大部分是北方式的草原和冻土地带。这里有耐寒的植物和动物生长,其中最突出的是今天已经绝迹的巨大古象、多毛的犀牛以及洞熊。

在冰河继续向北退却的间冰河期,由于温暖的气候和湿润的土地,到处林木丛生,大部分是多叶林,有大量的野生动物生存。当时,在我们这里也曾存在过那些在今天只是在亚热带才有的几类兽群:高大的森林象、性喜温暖的犀牛、牛、野马、所谓的马刀齿虎、穴居狮、猴子等等。

人类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也适应了气候和自然的变化。关于最后间冰河期(大约在公元前 10 万年左右)和最后的冰河期以

及以后的时期,我们已经有许多考古发现证明,无论是气候暖和期还是气候寒冷期,我们祖国的土地上都有人居住过。但是,这种居住不是固定的和连续的。当时,这些远古时代的人尚处于未开化的发展阶段,还带有许多起源于动物的特征。

这个时期的人类骨骼残骸(摩拉维亚什特兰贝尔科附近希普卡洞穴的儿童下颚骨的碎片和斯洛伐克波普拉德附近加诺维茨人的颅骨化石),与所谓尼安德特人^①的发展类型相符合。这个时期的远古人,主要在颅骨形状和身体姿态方面,同今天的人还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人的前额矮扁,眼圈弧度大,颌骨没有下颚。头还抬不起来,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大概还不会用连贯的和有节奏的语言说话,但是已经能够相互交流。他们为集体猎取巨大动物而生活在一起。

同自然的顽强斗争从一开始就迫使人们采取共同的生活方式。远古时代的人,只有通过共同的努力才能获得食物,保障栖身之处,设置陷阱和捕捉兽类,以及抵御邻近人群的袭击。远古时代的人在自然环境中生活了千百万年,没有固定的住处,为逃避猛兽和自然灾害的袭击,只得寻找洞穴栖身。他们以野果和偶然猎获的野兽充饥。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学会了人工取火和使用木制、骨制和石制的原始工具。

用石头制作工具对于远古时代的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从此时起,直到知道开采金属之前的人类最古老的时期,被称为石器时期。考古学家们把它分为长短不同的三个时期:旧石器时期、中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

所谓旧石器时代,即旧石器时期,包括从在地面上出现了人类的最初痕迹(在欧洲范围内大约在60万年前)直到大约公元前9000年的时期;中石器时代,即中石器时期,包括从公元前9000

^① 尼安德特人系根据杜塞尔多夫近郊尼安德特河谷洞穴的发现而得名。

年到 4000 年之间的时期；最后新石器时代，即新石器时期，在中欧人类的发展史中，从时间上来说，大约在公元前 4 至 3 千年的交替期到公元前 2000 年中叶。

在整个旧石器时代，人们靠采集野果和狩猎为生。他们还不懂得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不知道有意识地生产生活必需品，只是攫取现成的自然物。因此，人类的这个发展阶段，也被看成是攫取经济时期——不同于后来的生产经济。但是尽管如此，在旧石器时代人们毕竟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变化。通过千万年来的发展，他们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掌握了许多劳动技能，正是由于这些经验和技能——包括语言——使他们越来越鲜明地区别于自己的动物祖先。

旧石器时代末期，北欧最后的冰封时期，人类已经成熟到这样的地步：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大体上他们同今天的人已经有多少差别。这已经是“智人化石”(Homo sapiens fossilis) 类型的人，即“有理智的”、完全发达的远古时代的人。从这个时期保存下来的狩猎、战斗和劳动手段，首先证明他们在智力发展方面有了巨大进步。

如果说在过去时期尼安德特人只是使用粗糙的石制工具的话，那么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已经具有生产石制和骨制工具和武器的发达文化。他们会用燧石取火和其他坚硬物质和易裂的矿石、石英、角膜、玉石和苦味酸炸药，制造出非常锋利的刀刃。用石头、骨头和角，做成锋利的尖钩和刺刀，装上木柄，制成标枪，用它作为斗争和狩猎的投掷武器。

特别是摩拉维亚在大约 2 万 5 千年前的时期，便成了中欧人类发展的重要发源地。众多的巨大的洪积兽类，在夏季为了寻找新的草原，从南往北转移，直到摩拉维亚的大门。被这些野兽所吸引的猎人们，也随着它们的去向迁移。特别是在下维斯托尼采、米

库洛夫附近的帕夫洛，以及在普热洛夫附近的普热德莫斯蒂发掘的丰富的考古文物，使我们有可能考察到这个时期古象猎取者的生活。这是一群群猎人过了一定的时间以后，又重新返回来居住的在大自然中临时栖宿的遗址。这类营地的遗物，在斯洛伐克（在皮耶什詹附近的莫拉旺，科息斯郊区的巴尔察）和捷克（在布拉格的沙尔卡和赫卢博切皮）也有发现。有的发掘证实，古象的猎取者已经能建造简陋草房。在寒冷时期，成群的猎人又重新藏身于洞穴。

除了大量的古象骨骼以及各式各样的加工得很完善的工具和武器外，在他们的营地里还发现了墓穴。这证明，这些猎人对尸体已经进行郑重其事的埋葬了。在摩拉维亚的普热德莫斯蒂，还发现了四周用古象、小铲子和颌骨围起来的大约 20 人的集体墓穴。

他们的许多令人惊异的造型艺术品，提供了这个时期人们精神生活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证据。古象狩猎者具有高度发展的观察能力，并用三边立体造型或两边绘画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观察力。在摩拉维亚发掘出的雕塑动物以及动物和人的小型立体模像，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例如，在布尔诺附近的佩卡尔纳洞穴发现的马的肋骨上，以特别的现实感塑造了三头野牛搏斗的形象。在下维斯托尼采的狩猎地区，发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小塑像，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维斯托尼采的维纳斯”妇女小塑像。

古象狩猎者的造型艺术不是盲目的，它无疑是有着表示崇拜狩猎技艺的作用。远古时代的狩猎者把这些造型艺术同原始的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力求通过这种活动来制服自然界的力量和取得对野生动物的控制。特别是旧石器时代的妇女的形象，可能是对作为果实采集者和氏族保护人的妇女表示崇拜。于是，远古时期的人就已经出现了反映崇拜观念和行动的石塑像，后来的宗教就是从这些崇拜观念和行动发展而来的。

旧石器时代的古象狩猎者，生活在氏族部落中。这种氏族的血缘亲属，通过共同努力谋生，并且为了生存而共同防御。随着时间的推移，氏族生活的方式有了固定的形式，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遵循着根据氏族集体的社会经济需要而制定的固定的规则。在氏族公社里，不存在私有制。劳动成果由所有的氏族成员共同分享。在采集和猎取时期的谋生过程中，就已经存在劳动分工的因素；男人猎取兽类，妇女、老人和孩子则承担采集森林和草地果实，用死兽的皮做衣服，以及保存火种的任务。

于是，在旧石器时代，在古象的狩猎者那里，作为一切原始人类社会合乎规律的特征的原始公社制的基础就形成了。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时间，特别是在后期，当远古时代的人掌握了生产经营方式的时候，这种制度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氏族公社的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生变化。氏族制度的形态，特别是伴随着男人和妇女劳动作用的变化以及氏族内部家庭关系的发展而变化。在人们还完全过着象动物般的生活的远古发展阶段，在一对对的男女之间不曾有过固定的感情和家庭关系。家庭作为固定的社会单位还不存在。同一母亲的所有后代，都被看成是氏族成员。在氏族中，妇女——母亲，由于她们在劳动中的作用，负责保护火种和准备食物而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我们把那个妇女——母亲起着特别突出作用的氏族制远古发展时期，称为母权制时期。

冰河的最后时期，在大约 15000 年前结束了。冰河渐渐地退到了它今天所在的部位。在大约 10000 年前，人类就生活在现在这样一种地质状态之中。变化着的自然环境，也使人们谋生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成群的耐寒动物，退居到了北极地带，中欧地区重新被绿草和丛林所覆盖。

在中石器时代,狩猎和采集果实仍然是人们充饥的主要来源。但是,在这个时期人们不是猎取庞大的洪积动物,而主要是猎取森林草原中的小动物、鸟类和鱼类,那时的河流比今天大得多,河里到处都是鱼。

这就使得人们去改变猎取方式,从而发明了新的狩猎武器和工具。为了便于捕捉小动物和自卫,人们驯养了第一批动物——狗。这在远古时代人类的经济史上是又一个具有重要意义 的步骤。因为获得关于有可能驯服和饲养动物以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知识,是为生产经营方式开辟道路的因素之一。

同时,在数千年经验的基础上,人们在草原地区开始认识到,某些直接用以充饥的植物的种子可以有意识地在合适的土地上播种,以便获得更大的收益。于是,在中石器时期便形成了原始农业的前提。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这种伟大转折,在我国也由于来自东南地区、黑海、巴尔干半岛以及南亚地区的影响而加快了速度。从公元前 5000 年起,农业就已牢固扎根。从公元前 4000 年末,即新石器时代,抑或新石器时期,大批新的居民从东南方迁到我国境内后,这些变化的结果,才明显地表现出来。

2. 原始公社制度的高度发展

在新石器时期,我国的定居状况出现了新的面貌。在长达 3000 年的过程中,在最肥沃的地区,人口已经十分稠密,而且常有在生活方式上,同以前千百万年生活方式明显不同的人们居住。新石器时期的人已经不只是依赖于猎取兽类和简单地采集野果。他们力求通过在自然界进行系统的劳动来获得生活必需品。在新石器时期,结束了依靠自然界的赐予为生的阶段,而开始了生产经营的阶段,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就是这种生产的基本组成部分。

农业使人们过着比较定居的生活。新石器时期的人，生活在乡村式的居住点内。当然，这种居住点还不具有永久居住区的性质。在那里人们有的住到周围能够播种的土地上，以便取得较好的收成，直至收完时为止。一旦土地变得贫瘠，他们就把居住点迁到邻近的、土地更肥沃的地方去。

新石器时期的人，已经知道种植小麦、大麦、黍以及某些带荚的植物：扁豆、豌豆和豆荚。他们把谷粒播种到地里后，用石制锹铲，后改用简单的人拉木钩，简便地松松土。他们以饲养家畜、绵羊、山羊、牛和猪作为农作物生产的补充。同向比较定居的生活方式过渡相联系，新石器时期的人又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生产经验，进一步完善了石制工具、劳动工具和武器的生产。他们已经会制造经过磨光和钻孔的斧头、大锤、锹、刻刀、钻头和其他工具。他们还在石磨上把谷物磨成粗糙的面粉。并认识到，可以用某些植物纤维织布。在新石器时期遗迹发掘的原始纺织工具（纺锭、石制吊锤）证明，在这个时期已经用穿戴麻织布来补充穿戴毛皮的老方式。

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产品必须保存，因而随后就产生和发展了陶制品的生产。新石器时期的人已经会用手做坯和在火上焙烧小的粘土器皿，并且还会制造大的储藏柜，柜内有适当的地方可以存放播种用的必要种子、面粉、牛奶、油脂、肉和其他物品。

后来大量用于殉葬的陶器生产，从新石器时期起，达到了这样的规模，我们在大多数远古时期的考古发掘中，都看到过这类遗物。根据器皿的外形特征和装饰，它们因器皿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使我们有可能大致估计发掘物的时间，并分辨各个不同的文化区域。有关后者，我们没有其他的材料。因此，对于远古时代人类的各个文化实体，或者是根据陶器装饰的典型特征，或者是据发掘地附近地区的现代名称而命名。远古农民的陶器就是根据陶器表面上装有的板牙（沃卢特），而称之为沃卢特陶器。东南欧和南亚

的普通采画器皿，在新石器时期，也在我们这里出现了。这些器皿上饰有穿孔，故把它们称之为穿孔陶器。

新石器时期居民的更稳定的定居，以及种类更加多样的生产，为原料和某些产品更广泛的、有时甚至是长途的交换提供了经济前提。于是，在所谓的采画陶器时期，硬玻璃从东斯洛伐克运到捷克。用更稀有的有条纹的石块和琥珀制成的产品，从波罗的海一直深入到我国。在新石器时期的晚期，已经有载运奢侈品的商队经过欧洲；在这些奢侈品中，还有用金属，即金和铜制成的初期产品。在这个时期，在我们的领土上，也出现了被驯服的马和四轮车。

新石器时期是以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原始公社制高度发展的时期。母系氏族仍然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有亲属关系的氏族，联合成氏族联盟，然后渐渐形成部落的萌芽。新石器时期居住区的遗迹还证明了新石器时期人们的生活。在这些居住区内，大部分是长达 20 至 30 公尺、有时甚至是 50 公尺的、用木棒、树枝和粘土建造的大茅屋。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为防备敌人的进攻，在远处建立起了防御居住地（城堡），其中有的还为商人提供住宿。

从以狩猎为主的阶段向农业的过渡，还促使远古时代的人对自然以及控制自然力量的观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石器时代的人逐步摆脱了有关狩猎的陈旧迷信观念，而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那些对其农业劳动成果可能发生有利或不利影响的自然现象。他们注意到了反复出现的自然现象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还不能作出理性的解释。他们把这些现象看成是类似人或动物形态的超自然实体的产物，竭力通过顶礼膜拜、恳求、祈祷以及祭祀来取得它们的恩惠。于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的宗教思想——许多神即多神教的萌芽，便慢慢地诞生了。

在我们的领土上，保存了值得注意的新石器时期崇拜的雕塑

样品,特别是在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老百姓家里还保存有采陶。妇女的泥塑像证明,对母亲的崇拜仍然很突出,它体现了对果实采集者和生活赡养者的崇拜。同时,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牡羊和公牛的小塑像,这可能是作为祭祀用的一种表示。

埋葬方式的改变,也是同宗教崇拜紧密联系在一起。出于对死人的恐惧而产生了对死后生活的信奉。因此,在死人埋葬时要举行仪式,并用各种祭品来求得死者的宽恕。最年长的农民在埋葬自己的成员时,往往是让死者弯着腰,简单地埋入地里。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火葬和把骨灰放在骨灰罐里埋葬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在更晚一些时候才普遍地得到推广。

新石器时代末期,一群群外地人来到了我们的土地上。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本地的农民。这是一些似乎没有固定住地、过着游牧生活的好斗的牧人。从东北来的人带有系着线绳的陶器(这个名称系根据作为器皿装饰的编织线绳痕迹而来的),从东南来的人是带有钟形杯的陶器(根据非正挂而是倒放钟外形形状的器皿称呼)的弓箭手。这两股人主要进入了捷克地区,并伴随着传来了某些新的生产方式和经验以及氏族制度的不同形式。

除农业外,独立的畜牧业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第一次劳动大分工的表现。畜牧业者的生活方式,远远不同于农民的生活方式。对农民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只要能糊口就行了。相反,畜牧业在合适的条件下还有相当一部分剩余,因为成群的牲畜繁殖很快,而牲畜的饲养又不太费力。因此,畜牧业者在远为大得多的程度上,可将剩余品、活的牲畜和皮革换取其他物品。

于是,从事畜牧业的人就拥有比农民更多的财富,他们还用战利品和抢来的东西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在掠夺方面游牧人比定居的居民更擅长。畜牧业者所使用的武器,比起本地农民的武器更为完善。所谓“钟形杯陶器”的弓箭手,已经用第一批在我们这里

享有盛名的武器——简单地铜制匕首装备起来了。新迁来的牧民同当地农民的混合，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变化，这在以往时期已经通过内部的发展，为这种变化创造了前提。

在公元前 1000 多年的过程中（在近东从 4000 年的末期起）就已为人们所共知的有色金属：铜、锡以及后来的铜锡合金、青铜产品，在我们这里以及中欧其他地方，也到处可见。

青铜的生产，标志着远古时代人类经济的发展继续前进了一大步。随后，新的金属也就广泛使用起来了，以致赋予这一整个历史时期以这个特征，把它称之为青铜时代。

在捷克地区，主要是蕴藏着中欧最丰富的锡矿的克鲁什纳山区，是发展青铜文化的原料基地。但是，远古时代的人，还不知道挖掘矿井进行开采，而只限于露天的采集。他们在发源于克鲁什纳山的小溪流中淘洗锡漂石，所需要的铜可能是在克鲁什纳山露天矿上开采，而在这些铜用尽以后，他们就依赖从德国中部哈尔兹克地区、阿尔卑斯山东部地区、也许还从斯洛伐克的红山进口。

除了熔化和铸造的本领外，后来又掌握了将青铜浇铸到特别模子中去的压模术。这就有了充分的可能迅速而成批地制造大量的生产工具、武器、实用品、艺术装饰品——诸如夹针、耳环、别针、手镯、项链等等。在青铜时代，某些生产部门，尤其是五金部门，已经实行了专门化，社会劳动已经有了进一步的重要分工，手工业生产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品交换在这个时期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在早期青铜时代，在我们的土地上有两种独特的文化得到了大大的发展：即以布拉格附近的乌涅蒂采坟地而命名的乌涅蒂采文化，以及以斯洛伐克克鲁皮纳附近的马贾罗夫发掘地而命名的马贾罗夫文化。乌涅蒂采文化遍及广大地区，从斯洛伐克西部边界地区，经过摩拉维亚、中部和西北部捷克一直到中部德国。沿着

斯洛伐克西南部延伸的马贾罗夫文化，也早就深入到了摩拉维亚的某些地区。马贾罗夫人在高处为自己建造了坚固的住所。

乌涅蒂采和马贾罗夫这两种文化，是由于古代定居的各种组成部分的汇合而产生的。这些人的生活水平迅速上升，同时他们的经济—社会制度也获得了新的形态。

建立在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原始氏族公社，虽然还继续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基础，但是，在它内部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引起了某些重大的变化。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导致了氏族间明显的财产差别的形成，最后产生了在古代根本不曾有过的那种私有制。

与此同时，氏族公社的组织方式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与过去那种以母亲为氏族首领的时期不同的是，这时男人由于在生产（畜牧业、手工业）和战斗中发挥了新的作用，因而他们的地位也提高了。于是氏族公社的领导重心，便逐渐从妇女转到了男人、氏族长老的身上。老的母权氏族制也逐渐成了父权制。这种广泛深远的变化，似乎首先是在畜牧业氏族公社中发生的，在那里由最强悍的男人——战士掌握的牲畜私有制最先发展起来。但是，这种私有制也逐步延伸到了农业氏族集体中，而成了原始氏族社会制度晚期阶段带有普遍性的形式。乌涅蒂采文化区用珠宝和其他奢侈品殡葬的某些男人的墓穴，证明了这时杰出的个人作用增长了。

公元前 1500 年，所谓乌涅蒂采和马贾罗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由于所谓坟墓人的入侵而受到破坏。“坟墓人”从多瑙河流域进入捷克、摩拉维亚南部和西南部乃至西斯洛伐克。这种人绝大部分是具有发达父权制度的牧畜业者。这一点从氏族首领非常讲究的墓穴得到了证明，在这些墓穴之上堆放着范围广泛的坟墓，有时候还围有石块。“坟墓人”似乎一时成了统治阶层，尤其是在捷克地区。

青铜时代早期,即公元前 2000 年末期之前,在捷克北部地区和斯洛伐克西北部居住着“灰罐人”,他们把死尸彻底烧成灰,并把这些灰放入宽广神圣土地上的瓮罐中。这种人也常常被称为“卢齐支文化”人。他们在欧洲占据了从萨瓦河和易北河向东几乎直到普里佩特斯科沼泽地,向北直到波罗的海的广阔地区。以畜牧业和发达的手工业生产为补充的农业,是“灰罐人”的经济基础。他们建立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其支柱是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作保护、并用围墙进行了加固的大量城堡。

3. 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和 原始的奴隶制度

从公元前 7 世纪起,我国居民开始逐渐掌握经济上又一种非常重要的金属——铁的开采。这种采铁技术,可能一方面是从东南方向好战的斯基特部落传到我们这里的,他们从黑海地区来到了南部斯洛伐克;另一方面是从南方,从阿尔卑斯山地区传来的。上奥地利村落哈尔斯塔特,就是发掘出来的当时那个地区的主要古墓。新金属赋予这个历史阶段以明显的特征,从而把从公元前 700 年直到纪元开始的时期,称为铁器时代。铁器时代的第一个比较古老的阶段,通常称为哈尔斯塔特时期(公元前 700—400 年)。

捷克地区和斯洛伐克地区有着大量的铁矿露天矿藏,当时是用原始的低炉进行炼铁的。熔炼出来的铁用于锻造更完善的武器、制造农具和其他劳动工具:铁锹、铲子、斧头、刀等等。铁器的生产和使用,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进一步的重大变化。

武器生产的完善,使武器拥有者征服更弱小和没有武器的居民成为可能。为了统治更弱小的居民和共同防御敌人的需要,亲属氏族和整个氏族联盟开始结成更高级的社会单位——由能力强